

1912~1926

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

第八十九册

海豚出版社

1912~1926



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

第八十九册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. 1912-1926 / 庄俞等编-- 北京 :
海豚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110-3400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教育史—资料—汇编—
中国—1912-1926 IV. ①G529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4045号

书 名: 中国近现代教育资料汇编(1912~1926)

编 者: 庄俞、蒋维乔等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李宏声 邹媛 孙时然
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010-68997480(销售) 010-68998879(总编室)

传 真: 010-68998879

印 刷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开(710毫米×1000毫米)

印 张: 8000

字 数: 50000千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400-7

定 价: 180000.00元(全套300册)

ISBN 978-7-5110-3400-7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民国语文类

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 近人
白话文选 上册

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读本 近人
白话文选 下册

新中学教科书 初级国语读本
第一册

新 學 制
高級中學國語讀本
近人白話文選

吳道生 鄭次川 編輯
王岫廬 朱經農 校訂

上 冊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近人白話文選目錄

一 評論類

建設的文學革命論

胡適

易卜生主義

馬克思學說

陳獨秀

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

的交點

戴季陶

從政治的運動向社會的運動

陳望道

爲對日交涉警告國人

葉楚傖

二 演講類

青年軍講義

韓衍

人權與女權

梁啟超

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

美國的婦人

三 序傳類

新青年宣言

新生活

吳虞文錄序

中國哲學史大綱序

歐遊心影錄楔子

水滸新鈔

火災序

許怡蓀傳

四 記述類

胡適

胡適

蔡元培

梁啟超

陳獨秀

顧頤剛

胡適

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

悼美前總統羅斯福

懷愛羅先珂君

遊日本雜感

到湖州後的感想

曼殊斐爾

五 書信類

寄吳又陵書

答汪長祿書

與顧頤剛書

致每週評論記者書

致章錫琛書

答王平陵書

六 小說類

每週評論

周作人

戴季陶

徐志摩

胡適

任鴻雋

王平陵

章錫琛

義兒

雲翳

夢

華嚴灑下

牧羊少女

二漁父

歡樂的花園

鐵圈

不自然淘汰

黃昏

難道這是應該的麼

時光老人

街之歌者

二

葉紹鈞

冰心女士

隱廬女士

郭沫若

胡適譯

周作人譯

魯迅譯

胡愈之譯

七 短劇類

一個村正的婦人

人類底愛

八 詩類

一念

老鴉

平民學校校歌

樂觀

東京炮兵工廠同盟罷工

春水船

鳥

紫陽躑躅花之側

生機

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

胡適

周作人

俞平伯

陳衡哲

康白情

沈尹默

無聊

落葉

一個農夫

路

岐路

安慰

哀詞

使命

繁星

一三二

一三四

一五九

一一二

三

劉半儂

寒星

雙眼

葉紹鈞

冰心女士

近人白話文選 目錄

我願

窗外一瞥

海濱

末路

過伊家門外

流雲

一二三

園中

半淞園

司春的女神歌

落花

花影

新柳

汪靜之

宗白華

均吾

沫若

雪峯

修人

歸家

只願、

不幸

四

漠華

章洪熙

● 評論類

建設的文學革命論

國語的文學——文學的國語

胡適

(一)

我的『文學改良芻議』發表以來，已有一年多了。這十幾個月之中，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，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。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。但是我們仔細看來，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。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，文選派的文學哪，江西派的詩哪，夢窗派的詞哪，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，——都沒有破壞的價值。他們所以還能在中國中，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，真有生氣，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。有了這種『真文學』和『活文學』，那些『假文學』和『死文學』，自然會消滅了。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，對於那些腐敗文學，個個都該存一個『彼可取而代之』的心理，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，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。

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，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。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

近人白話文選 評論類

一

近人白話文選 評論類

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：

- 一，不做『言之無物』的文字。
- 二，不做『無病呻吟』的文字。
- 三，不用典。
- 四，不用套語爛調。
- 五，不重對偶：——文須廢駢，詩須廢律。
- 六，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。
- 七，不摹倣古人。
- 八，不避俗話俗字。

這是我的『八不主義』，是單從消極的，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。

自從去年歸國以後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，便把這『八不主義』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，又總括作四條，如下：

- 一，要有話說，方纔說話。這是『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』一條的變相。

二

二，有什麼話，說什麼話；話怎麼說，就怎麼說。這是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諸條的變相。
三，要說我自己的話，別說別人的話。這是「不摹倣古人」一條的變相。
四，是什麼時代的人，說什麼時代的話。這是「不避俗話俗字」的變相。
這是一半消極，一半積極的主張。一筆表過，且說正文。

（二）

我的『建設新文學論』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：『國語的文學，文學的國語。』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，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。有了國語的文學，方才有文學的國語。有了文學的國語，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。國語沒有文學，便沒有生命，便沒有價值，便不能成立，便不能發達。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。

我會仔細研究：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『文言的文學』？我自己回答道：『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，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。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。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，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。』

我們為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？因為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，為什麼愛讀陶淵明的

近人白話文選 評論類

四

詩和李後主的詞呢？因為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。為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、兵車行諸詩呢？因為他們都是用白話做的。為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？因為他用的是死字死語……簡單說來，自從三百篇到於今，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，有一些兒生命的，都是白話的，或是近於白話的。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，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！

再看近世的文學：何以水滸傳、西遊記、儒林外史、紅樓夢，可以稱為『活文學』呢？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。若是施耐庵、邱長春、吳敬梓、曹雪芹，都用了文言做書，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，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。

讀者不要誤會；我並不曾說凡是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。我說的是：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。這一千多年的文學，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，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，沒有一種不靠這個『白話性質』的幫助。換言之：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，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；可以產出儒林外史，也可以產出肉蒲團。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，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；只能做幾篇『擬韓退之之原道』或『擬陸士衡擬古』，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。若有人不信這話，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，再讀儒林外史第一

回的王冕傳，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。

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？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。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，達意達得妙，表情表得好，便是文學。那些用死文字的人，有了意思，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；有了感情，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。明明是客子思家，他們須說『王粲登樓』，『仲宣作賦』；明明是送別，他們却須說『陽關三疊』，『一曲渭城』；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，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。更可笑的：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，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；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，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……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？既不能達意，既不能表情，那裏還有文學呢？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，是一個有感情，有血氣，能生動，能談笑的活人。這都因爲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。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，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，不能動人的死人。爲什麼呢？因爲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，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，才可合那古文家法。古文家法是合了，那王冕也真『作古』了！

因此我說，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。中國若想有活文學，必須用白話，必須用國語，必須做國

語的文學。

(三)

上節所說，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，若要活文學，必須用國語。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，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。

有些人說：『若要用國語做文學，總須先有國語。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，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呢？』我說這話似乎有理，其實不然。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，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。若要造國語，先須造國語的文學。有了國語的文學，自然有國語。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。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。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？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，雖是很要緊，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。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，便是國語的文學；便是國語的小說，詩文，戲本。國語的小說，詩文，戲本通行之日，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，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白個白話的字，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？可不是從水滸傳，西遊記，紅樓夢，儒林外史……等書學來的嗎？這些白話文學的勢力，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。字典說「這」字該讀「魚彥反」，我們偏

讀他做『者個』的者字。字典說『麼』字是『細小』，我們偏把他用作『什麼』，那麼『麼』的麼字。字典說『沒』字是『沉也』，『盡也』，我們偏用他做『無有』的無字解。字典說『的』字有許多意義，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『之』字，『者』字，『所』字和『徐徐爾，縱縱爾』的『爾』字……總而言之，我們今日所用的『標準白話』，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。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『標準國語』，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，西遊記，儒林外史，紅樓夢。

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，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。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。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，西遊記，儒林外史，紅樓夢的白話，有不合今日的用的，便不用他；有不够用的，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；有不得不用文言的，便用文言來補助。這樣做去，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够用，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。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，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。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，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。

我這種議論，並不是『牆壁虛造』的。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，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。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。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家造成的。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。我且舉幾條例為證：

近人白話文選 評論類

七